#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三至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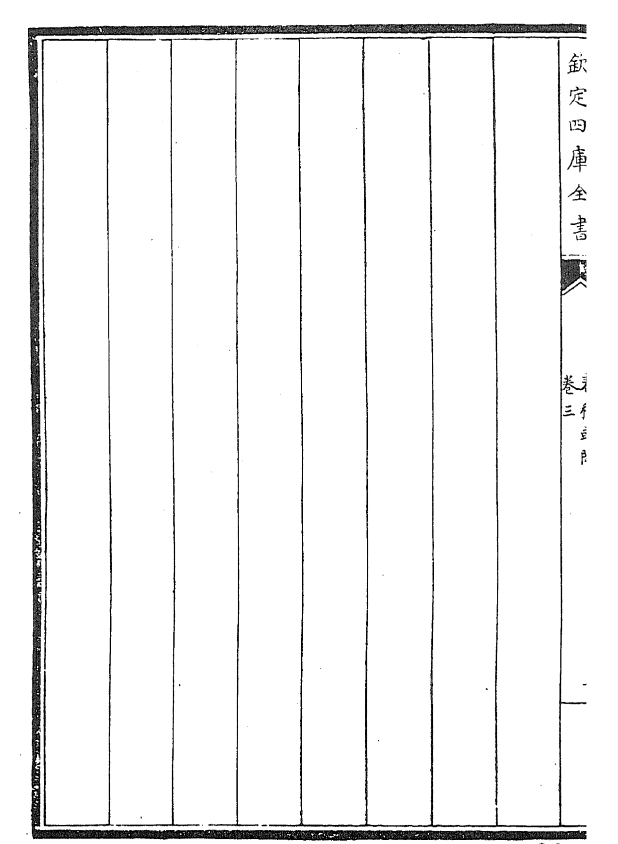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十三 經部

春秋或問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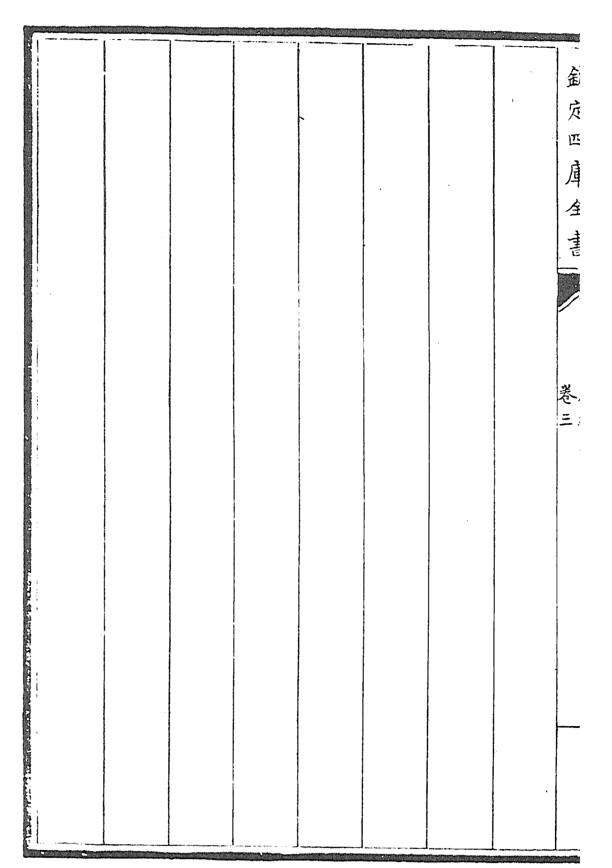
宋 呂大圭 撰

謹案此卷首原闕三十行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宋公和卒

或問諸侯卒或名或不名何也曰諸侯不生名附庸則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則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未成君則名之鄭忽曹羈是也失國則名鄭伯突衛侯朔是也嘗失國矣雖復入亦名之衛侯鄭曹伯襄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惟卒則名之此春秋書法也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非也若薨則赴以名則是臣子可以名君父者矣非禮也蓋諸侯

之事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故及其卒也史臣謹録而名之若必拘於同盟則名之例則公及宋人盟于宿是宿亦與盟也何以卒而不名邪發微曰小國之君卒或名或不名以其微弱禮不足畧之槩諸侯卒不名者此不過滕杞薛宿小國而已若秦則僻遠晚興者也疑發微之說為近曰然則襄六年杞伯姑容之卒名之昭三年滕子原卒名之何也曰諸侯之交於吾國也禮備則書名禮不備則不書名此史册之常而夫

子因之爾然則諸侯之卒必書也奈何曰諸侯卒有鄰國者有同盟者有朝會者有聘告者有婚姻者有同侵伐者凡相往來也名於策書紀於簡牘其卒也必使人赴之且告易代也赴者之辭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是以謹而録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或問石門之盟子以為伯圖之肇何也曰當是時天下未有伯也而世道之將趨於伯者已不可遏矣故嘗謂

讀隱桓之春秋則知伯圖未興而諸侯之莫相統一也讀莊閔僖文宣成之春秋則知伯圖迭興而諸侯尚猶有所總攝也讀襄昭定哀之春秋則知伯圖浸衰而中國諸侯莫適為主也雖然隱桓之際伯圖未興而齊侯鄭伯特雄長於其間謂之東周之小伯自石門之盟而齊鄭始合相為黨與以求伯諸侯於是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二黨分而天下始多故矣是故魯邾之盟不足道也莒紀之盟亦不足道也彼其所以為盟

者特欲通好以求安耳未有雄長諸侯之心也石門之盟齊侯鄭伯之心豈復魯邾莒紀之心哉蓋北杏鄄幽之兆自是始矣雖然齊鄭智謀勇力未能相下也則伯之權不能專魯宋衛陳蔡亦未肯下之也則伯之權不能執齊桓出而後專執之矣故曰此伯圖之肇也陳氏曰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葬宋穆公

或問外諸侯之卒何以或書葬或不書葬曰諸侯之卒書葬者九十三不書葬者四十一凡書葬者據我而言録恩也故有書卒而又書葬者彼赴而我往會之也有書卒而不書葬者彼赴而我不往會之也有其事則其文備無其事則其文缺是史冊之常也此聖人所以因而弗革也若吴楚之君書卒者十而皆不書葬者公羊曰避其號也禮曰諸侯不稱楚越之王喪恐畏之惑也此則聖人削之也然則其稱葬某公者何曰列國惟宋

得稱公餘皆侯伯子男至於葬而類稱公者葢意其不由天子之謚而私自謚也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甍請謚於天子大夫卒受謚於其君所以懲惡而勸善也春秋以來其禮遂廢諸侯之葬也不請謚於天子皆自謚之而又僭稱公焉非禮甚矣聖人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曰然則諸侯之葬諸侯也親往歟使大夫歟曰使大夫也何以知之以滕子來會葬而知之也諸侯未有言來會葬者言滕子來會葬則以異而書之也葬

小國未有使卿者其言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則報施之禮也經書卿會諸侯之葬者六會天王之葬者二其書葬而不書卿會者我往會而非卿也其書卿會葬者我往而使卿也其使卿者皆異禮也會晉者四會齊滕者一凡皆重其事焉爾雖然比事而觀則葬諸侯公不親往葬天子公亦不親往有以見魯之不王矣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有以見魯之夷王於諸侯矣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或問莒人伐杞取牟婁何以言伐又言取曰有言伐而不言取者伐之而不取也如鄭人伐衛之類是也有言取而不言伐者取之非以其伐之也取濟西田汶陽田是也有先書伐書圍而後書取者伐之圍之而後取之也宋人伐鄭圍長葛而後書宋人取長葛是也然春秋之初外之取邑如取牟婁取長葛則書之自隱以後則外取邑不書矣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於後則不勝書矣子產曰天子之地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已數圻

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由此言之則春秋之際其取人邑者多矣聖人安能盡書之邪蓋亦有書之者矣非有故不書

衛州吁弑其君完

或問弑君之例亦有異乎曰聖人所書之例或書人或書國或書世子或書名氏或書盜或書閽閽刑人也盜疏遠者也名氏則大夫弑君之辭世子録其尊親盡也稱人以弑衆人弑之也稱國以弑大臣弑之也書閽於

吴子見之書盜於蔡侯見之書名氏於宋督衛州吁晉趙盾見之書世子於楚商臣許止見之稱人於齊商人宋杵臼見之稱國於莒庶其薛比吴僚見之其義各有所主也然則均大夫也何以或名或氏曰春秋之初凡賊皆名之衛州吁宋督齊無知宋萬皆不以氏見自晉里克而大夫以氏見矣凡賊皆名之正也書氏時之變也故嘗謂春秋之初内大夫皆書名惟卒則稱公子於後則皆稱公子者矣外大夫亦書名於後則外大夫皆

書公子及氏矣弑君之賊皆書名於後則皆以氏見矣是春秋之變也且獨不見春秋之書吳楚乎始書荆繼書楚於後則書楚子始書吳於後則書吳子非時之變乎若非時之變則是春秋自為異同而已矣

公及宋公遇于清

或問遇之義曰遇有二義周官宗伯諸侯冬見於天子曰遇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葢協同異之慮而其禮若偶然而不期者此冬見天子之遇也諸侯因朝覲

或從王命則未有期而卒然相遇者此未及期之遇也若春秋之書遇者固非因朝覲從王命而遇也特以諸侯各欲逞其所欲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遇而無國君聚會之禮爾經書公與諸侯遇則書曰及是年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内及外以我及彼之辭也外諸侯相遇則以爵次隠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尊卑之序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暈帥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或問伐鄭之師何以首宋曰春秋之法用兵則先主兵盟會則序爵用兵則先主兵如宋齊邾人伐郳之類是也盟會則序爵如宋齊衛瓦屋之盟宋陳蔡叔盟於折是也惟伯主則會盟先序伯主此春秋之通例也曰請兵者衛州吁也何以先宋曰州吁弑君之賊也未能定其位而求媚於諸侯使宋公有夫子沐浴之意則率諸

俟以討罪人可也如其不能則姑不徇其一時之邪說以聽天下之有能治之者亦可也今也徇逆賊之謀修一己之怨而合四國以伐鄭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矣四國之兵方合而翬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矣春秋之法惡黨惡故書翬帥師而再序四國書之復書之聖人之筆嚴矣曰何以知其為專兵也以單伯會伐宋而知之也單伯之會也不書帥師則單伯非專兵也不再序諸國則無大美惡也以彼質此則可知

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　衛人立晉

或問殺賊稱人立君亦稱人何也曰殺賊稱人可也立君稱人不可也弑君天下之所同惡也人人得而討之蔡人殺陳佗則異邦得以討之也楚人殺夏徵舒雖夷狄得以討之也討賊稱人者討罪之辭也至於立君則必内有所承上有所受非人人得而立之也晉之立也非先君之命則内無所承也不請命於天子則上無所

受也特出於衆人之所欲立而遂立爾故以情言則衛無君者三月國人逆晉而立之情之所予也以義言則不請命於天子不承命於先君義之所失也春秋之法不以情勝義曰國有故社稷未有主徇衆人之欲而立之不亦可乎曰是有義有權權者所以合乎義也嗣子有常位有嫡則立嫡無嫡則立長長均則立賢此大義也義之所可立則立之豈得以衆人之所欲立而立之乎當是時上有天子為衛臣者當以義之所當立者而

請命於天王可也今也不然於義失矣曰尹氏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立晉者石碏也而不書碏何也曰立王子朝者尹氏一人之私意也立公子晉者衛國衆人之同欲也其亦異也書曰衛人立晉以别於石碏之私意也

葬衛桓公

或問君弑而賊討則書葬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信乎曰否經之文曰葬某國某公不曰某國葬某君然則

葬之者主我會而言也非主彼國之葬不葬言之也夫被弑之君不書葬魯自不往會爾其書葬者魯自往會爾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者既為此說其有不通者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許悼公則又强為之辭蔡景則以為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則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為盜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為不使止為弑父夫陳靈書葬猶可曰賊已討矣蔡昭書葬猶可曰盜亦殺矣至於蔡景許悼則其說不通矣或者又强為之辭

則曰罪蔡景也止自討也且春秋弑君之賊豈必皆其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而赦其賊般而可赦則般不得為弑君般為弑君則般亦不可得而赦既誅之又赦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相牴牾也至於許止直以不嘗藥為止不弑父則又誤矣夫弑君罪之大也不可贖者也豈但以不嘗藥之故而直加以弑名哉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而卒則為弑明矣何必為之諱而且以止為不弑父哉然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沒其弑逆

之迹而具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爾其他被弒之君或不書葬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葬之或雖葬之而我不往會之爾然自春秋之初君弒而賊不討則我皆不往會是魯猶有羞惡之心也春秋之後君弒而賊不討則魯亦有往會者矣是獨不可於世變而三歎邪

衛師入郕

或問書戰圍侵伐入滅或稱人或稱師或稱某帥師或

稱君何也曰稱人略辭也稱師稱將稱其師師稱君詳辭也故其稱師者以衆言也衛師入郕齊師救邢之類是也稱將者以其將言而不以師言也如晉趙盾侵陳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之類是也其稱其師師者以其將之尊而用衆之大也如公子翬師師會伐鄭無駭師師入極之類是也故公羊為之説曰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尊師衆稱其師師君將不言師師書其重也此説當矣惟是書人之例公羊以將卑師少稱之則

亦不足以盡春秋之義蓋春秋之法小國稱人莒人邾人介人是也逎春秋邾莒例稱人有故而後書大夫莒慶來逆子叔姬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故小國書人正也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大夫亦書人不特小國為然也惟内大夫則不書人而書名外大夫非有玉帛之事則不書名未有書氏者内大夫卒則書氏有好事於諸侯而書氏者自公子翬始有干戈之事而書氏者自公子慶父始外大夫以征伐之事而書氏者自晉陽處

父始蓋春秋之初猶未有專權之大夫也故征伐稱大夫者皆專也其書將者是專權之大夫也其書某師師者是專權之大夫而又用大衆也凡此皆特書也故大國之大夫稱人亦正也夷狄之國有好事於諸侯則亦書人荆人是也至楚子使椒來聘吴子使札來聘然後吴楚之大夫著於經故夷狄之大夫稱人亦正也若夫列序數國而或書爵或書人則爵者其君也人者其大夫也列序數國之大夫而或書大夫名氏或書人則書

名氏者大夫書人者微者也以專權之大夫與未專權之大夫對言則書專權之大夫為詳辭而書人為略辭以小國之大夫有故而後書其名則其書名為詳辭而書人為略辭以夷狄之大夫浸交於中國而後書大夫則書大夫為詳辭而書人為略以諸侯有大征伐而後詳其大夫之名氏則有故而詳之為詳辭而書人為略故有以小國而略之有以夷狄而略之以君對大夫則略大夫以大夫對微者則略微者以關於盛衰者詳之

則不足為輕重者略之闕凡此皆書人之義若夫書師之義則亦有不同者焉用衆之義則一而隨文立義自有不同如曰師入某國某師滅某則有以見其暴也如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則有以見其盛也如曰師次于郎以其救某則有以見其雖衆而有所畏也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則有以見其無名而不義也隨事而其義異矣衞師入郕暴也

考仲子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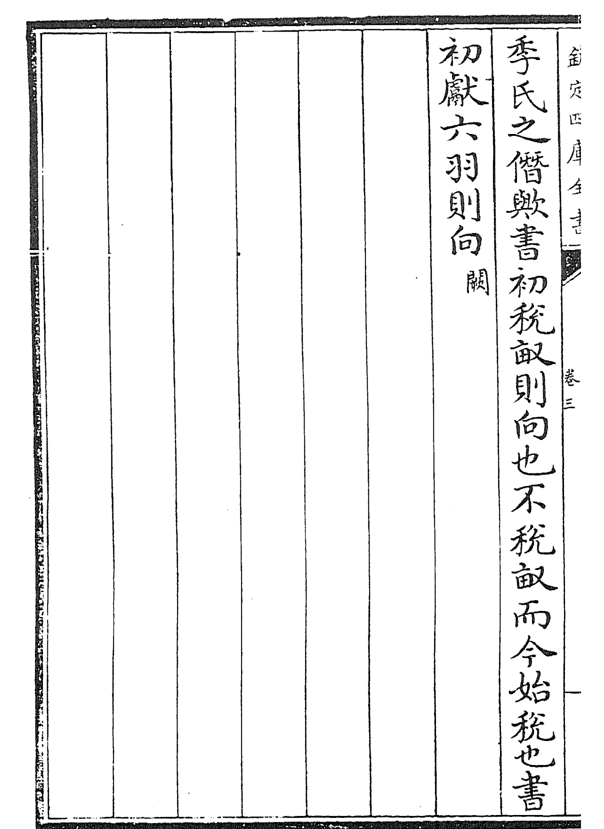
或問考仲子之宫禮乎曰非禮也何以知其非禮曰以
聖人所書而知其非禮凡宫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若
成二年立武宫定元年立煬宫此年考仲子之宫則皆
以失禮而書之也若新宫災僖宫災則以災而書之也
丹桓宫楹刻桓宫桷則亦以失禮而書之也若曰仲子
妾母也不祔於廟而立别廟以祠之為得禮之變則聖
人不書之矣闕書之則知其非禮也庶子在父母之室
為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也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

降於嫡也是禮之節也而可以立廟以祀之乎或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祔於女君别廟非禮也

初獻六羽

或問初獻六羽或譏其僭或善其復何也曰案左氏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觀左氏之説則魯當用八矣此善其復也公羊曰天子八佾諸公

六諸侯四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考仲子之宫則魯宜用四矣此譏其僭也然以季氏舞八佾之事觀之則是魯之用八佾於羣公之廟舊矣自魯之僭用天子之禮樂也沿襲既久而後季氏得以僭用之若謂魯始僭諸公之六佾而後僭天子之八佾或恐沿襲未久未至於季氏之甚則知其僭舊矣然則初獻六羽左氏為可從也然隱公雖用衆仲之言始用六佾於仲子之宫矣而羣公之廟則未之有改也此其所以卒有



季氏之僭歟書初稅畝則向也不稅畝而今始稅也書

初獻六羽則向闕

乎謂之非君不可也為諸儒之説者不曰攝則曰遜夫已本有而推以予人謂之遜非已所有而假於人謂之攝使公而誠遜也則國固隱之國也國隱之國則固未有不爵命其大夫者也使公而誠攝也則其生也稱公其沒也稱甍魯之臣子皆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茍非攝也其有不爵命大夫者乎彼傳者之説求其故而不可

得從而為之辭爾

春秋或問卷三

春秋或問卷四

宋 吕大圭 撰

隱公

宋人伐鄭圍長葛 取長葛 五年

或問伐國不言圍邑公羊之說然爾此其言伐言圍何曰春秋所書有獨言伐者公子慶父伐於餘丘是也有直言圍者叔孫僑如圍棘是也言伐言圍而又繼之以取此年伐鄭圍長葛明年取長葛是也伐者聲罪致討也圍者環其城邑也取者取其土地也此其義自不相

妨如莒人伐杞取牟婁則取之也易故不言圍宋人伐鄭圍長葛則取之也難故先言圍而後言取書圍者又以見鄭之有城守也書圍而後言取者又以見宋之志於必得也

鄭人來輸平

或問春秋書平者六而獨此年書來輸何也曰平者解仇釋怨之辭也平之義則一而情異矣宋人及楚人平則宋欲之也及齊平則兩相下也宋及楚平蓋出於不

得已也魯及齊平則齊知敬魯而魯亦不欲加於齊也若夫來輸平則直出於鄭伯之意爾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為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乎自屈損以求成耳觀後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蓋以利而相結也春秋惡之

公會齊侯盟於艾

或問春秋書盟有言會有言及有曰來有曰涖有曰同有曰會盟者何其辭之異也曰及者主我言也會者主彼言也涖盟者我欲之而往彼也來盟者彼欲之而來於我也同盟者其欲同也會盟者召而後至也召盟而後至稱會盟鄫子會盟于邾是也召伐而後至稱會伐單伯會伐宋之類是也然則稱會者主彼言而我會之也

叔姬歸于紀

或問叔姬媵也何以書曰石氏曰媵之為言送也郯伯姬之歸不言歸以其媵也此叔姬亦伯姬之媵爾其書為歸于酅起也甚矣春秋録紀事之詳也聖人豈無微意哉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又書伯姬歸于紀此年又書叔姬歸于紀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六年書公會紀侯於成冬又書紀侯來朝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七年公會紀侯于黄莊元年齊師遷紀三邑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

三月紀伯姬卒夏五月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八月葬紀叔姬聖人録紀事之詳也豈無微意哉紀微國也介於齊鄭之閒二國謀之久矣其始也齊侯鄭伯如紀以謀襲之故書齊鄭如紀之惡也鄭不能襲而齊志於滅之前年會于黄次年遷其三邑故莊元年書齊師遷紀郱鄑郚甚之也紀終不能以自固也其弟先以酅入于齊四年而書紀侯大去其國閔之也然魯之於紀

婚姻之國也伯姬叔姬皆魯女也天王之於紀后戚之國也桓后季姜紀出也齊侯恃其強暴以謀并紀非一日也紀侯度其微弱以求援助非一朝也六年書公會紀侯于成冬又書紀侯來朝庶乎魯之能救也八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于京師庶乎天王之足依也已而魯不能救天王不足依齊襄所以得伸其志而無忌憚也聖人錄紀事之詳者意或在此而言春秋者未嘗及之故次而論焉

城中丘

或問城一邑新一廄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録之何也曰春秋於土功之事必謹而書之所以重民力也然其所書之義有二有志其不時者有志其非制者周制五等諸侯國家宫室皆有命數之差城之髙下大小皆有限制如左氏所言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謹王度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所以謹時也春秋之所書有

越禮而踰制者矣亦有不踰制而違時者矣是以聖人皆謹而書之若夫書城者二十有九而主乎內者二十有二焉蓋內之土功無小大必書而外之事非有故則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或問諸侯之交聘也禮乎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致其恭其於邦交也歲相問殷相聘也所以致其愛諸侯之交相聘禮也雖然春秋之時

朝聘不入京師相與結驩繼好者數大國而已無復闕
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王之實也故雖玉帛交聘闕於
邦交之常禮而其實則諸侯横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
爾故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聘而不朝者以其
强而足以役弱也朝而不聘者以其弱而有以事强也
故或以卿大夫或以弟聖人皆著其實而書之此年齊
之來聘者則將以結魯也是私也使其弟來亦私也然
春秋書兄弟之例有二書盟書師師而稱兄弟者有以

見其厚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薄友愛之義故此年使其弟年來聘桓三年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與夫黑背帥師之類皆私也盜殺衞縶秦鍼宋辰出奔皆薄也仁人之於兄弟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矣

公伐邾

或問伐邾之役何以為悦宋曰隱元年嘗與邾盟矣今未聞其有罪而伐之何故葢魯為宋討也五年邾鄭伐

宋是宋與邾有隙矣四年公遇宋公于清暈師師會宋伐鄭是魯與宋有好矣去年鄭人來輸平則是魯又與鄭為親矣魯方與鄭為親而宋方與邾鄭為隙魯方得鄭邑又憂宋之不我悅也故託為辭以伐邾將以求宋焉耳公之執義不固可知矣元年盟之今年伐之盟果春秋之所貴邪

凡伯來聘

或問天王之聘諸侯也禮乎曰上之所以待下者有以

致其愛也下之所以事上者有以致其敬也方周之盛諸侯軌道四時述職朝宗覲遇未始少懈非朝之歲三年大夫聘五年而卿聘凡以致其敬爾王者於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焉以交其福慶賀焉以贊其喜致禬焉以補其災凡以致其愛爾春秋之際諸侯之所以事天子者益懈而天子之所以聘於諸侯者何其不憚煩哉十二公之中魯之臣如京師者纔六而王臣來聘者八周王之為天子可知矣隱公

即位已七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而天子遣使聘之何哉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也蓋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然王命猶足以為重文宣以後周室之衰尤甚於前蓋亦不足以為輕重矣是以春秋之書來聘者八則止於宣公書來求者三則止於文公書來錫命者三則止於成公來聘則止於宣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求則止於文者自文以後天王雖求之

諸侯亦不與也來錫命則止於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烏乎是可不為世道慨歎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或問凡伯一人爾何以言伐曰凡伯周之卿大夫銜命出境必有副介徒衛戎將害之固必用兵用兵而不曰伐謂之何哉曰于楚丘則有以見衛之不救王臣之患也曰以歸則有以見凡伯之不能死於位也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侯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

詰奸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令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宋公衛侯遇于垂

或問不期而會曰遇公及宋公遇于清則將以會伐鄭

也宋公衛侯遇于垂則將以為瓦屋之盟也豈不期而會乎是特假遇禮以行其私爾是以春秋詳之

歸祊入祊

或問左氏言鄭以祊易許田而春秋特書來歸何也曰以經攷之則見其有來歸祊之文矣未見其有易許田之事也桓公即位而後鄭伯以璧假許田則假田蓋在桓之世而不在隱之世矣左氏以其闕事比而言之而謂之易非經意也蓋許田者魯之邑而近於鄭祊者鄭

之邑而近於魯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以為朝宿之地周制又六年王乃時狩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宣王以鄭伯母弟之親特賜之祊田以為湯沐之邑周衰天子不復行岳狩之禮諸侯不復講朝覲之儀故鄭之視祊魯之視許田亦幾於無用矣然是時也鄭將以結魯而非魯將以結鄭也故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彼

豈真以祊為遠於鄭而無用故歸於魯以為好哉致惠以結魯之好將以為糾合諸侯之地爾雖然方其歸祊也彼其心固已有覬覦許田之念矣特以吾方求結於魯故姑緩之以為糾合諸侯之地若其威勢漸張則許田之地一言而魯亦歸之於鄭矣既而桓公簒君自立鄭伯於是要其許田之地設為之辭而曰璧假鄭於是始有以取償於魯矣後之人見祊近於魯而入於魯許田近鄭而入於鄭遂以為兩下相易則失之矣或曰非

其所有而得之曰取本其所有而還之曰歸今曰歸祊則不毋乃魯之舊邑乎曰歸字有二義有以還其所有謂之歸者有以易而言歸者如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齊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齊也鄭人來歸祊是鄭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鄭也石氏曰言來歸祊若魯之所自有也此說得之曰其言入何也曰鄭歸之我入之入則有其地而遣吏治其人矣與入者弗受之辭其旨異矣雖然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不言入何也蓋鄆讙

龜陰我故物也故不言入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

盟于瓦屋

或問據左氏齊侯平宋衛之怨于鄭則瓦屋之盟蓋齊志也何以首宋公曰春秋之法會盟先主會征伐先主兵自隱元年至莊十四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無伯者主之凡見於經者十有六國惟主會者先焉自莊十五年至僖十七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齊桓主之凡會者十有四國而會首於齊桓自僖十八年至二十七年

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宋楚爭之凡會者二十一國而會先於宋自僖二十九年至哀十三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晉楚爭之凡會者二十國或先楚或先晉此會盟所以先主會也若夫瓦屋之盟則未有以主之也欲平宋衛於鄭者雖齊侯之志而齊實未能主之莫之為主則亦序王爵而已此所以首宋也雖然有參盟則必有主盟矣入春秋至是八年內之為盟如蔑宿外之為盟如石門密非所謂善也兩義不安而彼我之情不能

無嫌是以有衆情共疑而參盟之事至此瓦屋之盟則
共相疑而爲此盟也方其未盟則宋衛遇于垂以謀之
固已有不信齊侯之意矣其既盟也而齊人鄭人伐宋
信安在哉齊能挽三國以求釋恨於鄭而不能無明年
齊鄭伐宋之師齊之罪亦可知矣夫瓦屋周地也三國
會於此既不入覲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其蔑視
王室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是盟也其關於世道升降之
機尤不細也石門之盟聖人爲之隱憂況瓦屋乎諸侯

參盟蓋自此始由是而降不為北杏不為幽不止也

盟于浮來

或問與大夫盟沒公及莒人盟浮來何以不沒公曰與大夫盟沒公正也其不沒公者春秋之變文也春秋書内盟不曰會則曰及會未有無主名者及亦未有無主名者其不出主名者皆公也及宋人盟宿及荀庚盟及孫良父盟及郤犨盟及孫林父盟皆不言公不使大夫敵公也及蘇子盟于女栗亦不言公外諸侯不宜與内

諸侯盟也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則公之所欲而春秋亦不之諱也會諸侯同盟于幽不言公聖人以是為春秋之變文也諱之會盟於齊不言公楚始與諸夏盟也諱之會盟于翟泉不言公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諱之惟公會盟于蜀言公甚楚之强以憑陵中國故亦不之諱也故曰與大夫盟没公正也其不没公者春秋之變文也然則春秋之作何為若是之異乎魯之所諱聖人諱之魯之所不諱者聖人亦不之

諱也春秋魯史也聖人何加損哉

無駭卒

或問無駭何以不氏或曰未命也或曰未賜族也宜孰從曰所謂未命者謂其未命於天子也春秋之際大夫皆命於其君矣固未聞有天子之命卿也何獨無駭挾為然哉所謂未賜族者蓋出於左氏羽父請族之説然以宋萬宋督之不氏左氏固以為華督南宫萬矣則是未嘗無族也然則大夫不氏正也其氏者春秋之變文

也春秋之初大夫皆書名內之無駭翬挾柔溺皆名外之鄭宛詹紀裂繻皆名未聞以氏稱也自僖公以後而內之大夫未有不書氏者若臧孫叔孫季孫仲孫之類是也其甚則有生而以字書者季友仲遂之類是也外之大夫無有不氏者盟書齊高傒晉趙盾衛甯速宋華孫比比而是矣征伐書晉陽處父宋華元衛孫良夫往往而見矣此時之變也非聖人之私也春秋之初惟內大夫卒而書公子者二公子益師公子彄是也蓋以貴

書以重書也是二公子者隱之叔父也故以貴重書之非公子之貴也則亦名之而已矣故無駭挾皆不氏也然無駭挾之不氏則又異於翬柔溺之不卒矣蓋無駭挾世禄也翬柔溺非世禄也非世禄則亦不卒之矣

公會齊侯于防

或問公會齊侯禮乎曰程子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其出入有度無非禮者也世之亂也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强陵

弱衆暴寡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私小者則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矣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皆非正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春秋之法公與諸侯為會則書曰公會某侯于某防與中丘之類是也内臣會諸侯則書曰某會某侯于某鄄與戚之類是也外諸侯相會則書曰某侯某伯會于某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會于洮之類是也唯以國之大小強弱爵之高卑為次凡皆非王事

而相會聚耳胡氏曰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名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單會伐宋敗宋師取郜取防

或問將以伐宋者鄭伯也而中丘之會序齊爲首何也

曰齊僖鄭莊之圖爲伯也久矣蓋自石門之盟始自是

而後齊鄭爲一黨魯宋衛陳蔡爲一黨而宋衛則其首

也自鄭人來輸平以離魯宋之黨而又納祊以結之齊

亦爲艾之盟又使其弟年聘魯於是背宋而從齊鄭齊

鄭旣得魯矣又欲平宋衛以伯諸侯於是爲瓦屋之盟

則未知宋衛之能俯首於齊鄭也宋衛之未能俯首以

從齊鄭也則又會于防會于中丘以謀伐宋然則伐宋

之師是齊鄭之相為謀也非獨鄭伯之罪也以國之大小言之則齊為先矣曰師師者暈而敗宋師稱公何也曰暈師師會伐正兵也公之敗宋師是奇道之兵也臣會伐而君率輕師以敗之詐也未浹旬而取其二邑貪也隱公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此其所以有鍾巫之禍歟且公豈真能敗宋者哉有齊之力有鄭之謀齊鄭方求與宋戰宋方備齊鄭之不暇是以公幸而成功爾

宋衛入鄭　宋衛蔡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鄭入郕

或問齊鄭方伐宋而宋人衛人乃入鄭是奇兵也是擣虛之役也宋衛既已入鄭而又移兵以伐戴三國雖衆其師老矣是困獸之猶鬬也四國既鬬鄭伯乘其弊而伐取之此卞莊子之術也此所以能取三師歟或疑三師非鄭之所能取謂鄭取戴非也春秋書取者有三凡邑田曰取若莒人取牟婁是也師曰取鄭罕達取宋師

于嵒是也内大惡諱凡滅國不曰滅而曰取若取鄟取邿取鄫之類是也惟滅項則言滅公不在國故也是以不諱未有外伐國而言取也且三國方伐戴而鄭伯取戴亦無此理鄭之患三國無以異戴以患則均所讎以惡則均所疾鄭莊雖未近古詎肯棄所疾而利所危乎其入郕也往年衛師入郕蓋自是郕從衛矣齊鄭入郕其所以孤衛之黨歟

滕侯薛侯來朝

或問諸侯朝於諸侯禮乎曰吾聞之陸象山之言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廵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狩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朝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故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榖梁子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爾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

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先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諸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制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周衰典禮大壞諸侯不事天子朝聘不入京師或比年以相朝或五歲以相聘自以强弱相制大小相淩豈復有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哉魯之所如者舉皆齊也闕　晉也闕　其甚則朝夷狄之君而齊晉

楚未嘗一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薛邾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伯也闕而楚則所畏也邾滕薛杞曹則土地狹隘兵寡衆弱而不能與魯抗也僖公立三十有二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下是則雖如齊如晉如楚之不常而終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

隱公覺

或問隱閔不葬左氏曰不成喪也二傳曰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也宜孰從曰二傳之言信有理抑吾攷之春秋而不合也外之諸侯曰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許悼不合也內之君亦曰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桓公不合也或曰隱閔不葬謂其賊在內而魯之臣子可得而討也是以不葬也桓公書葬謂其賊在外而魯之臣子不得而討也是以葬之也不亦可乎曰賊未討

則不書葬者謂讎不復則不葬也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此賊不討則不書葬之說也若桓之被弒賊雖在外然為魯之臣子有不共戴天之讎何可以一日忘之乎不共戴天之讎未復則臣子之職終未盡也臣子之職未盡而可以急葬乎而可以除其服乎若隱閔則以為臣子之事未終而不敢以急葬若桓則臣子之義詎可以為忠乎此皆未免有互相牴牾者吾

故曰隱弒桓立國内多故不能具禮以葬則亦不書爾春秋之法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惟於魯之事則特有隱諱焉此則臣子之義也故公薨不書弒爲尊親諱也不書地則亦不没其實矣

隱十年無正

或問隱十年無正何也曰隱將孫乎桓故不有其正月此公羊之說也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穀梁之說也此則求春秋太過之失爾

夫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事有不係於月而特係於時者則書春此自春秋之書法爾隱之春秋亦有事在正月而不書者乎蓋未之有也未之有則其不書也宜矣何用為是支離哉

春秋或問卷四

春秋或問卷五

宋　吕大圭　撰

桓公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元年

或問左氏以為易祊田經以為璧假何也曰言假則非易言易則非假向也來歸祊則鄭以此結魯也今也以璧假許田則鄭以此要魯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不直要之而為之辭曰假假有歸之時公非不知鄭假之必不歸也而不得不從既許其假矣而後得為越之盟

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始而公會鄭伯于垂則志為此會者鄭也已而及鄭伯盟于越則志為此盟者魯也鄭伯何為志為此會哉將以要其許田而為此會也魯何為志為此盟哉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春秋之時篡弑之君諸侯苟列於會則天子亦不之討諸侯亦不之問此鄭莊之所以逆其意而與之會也此魯桓之所以因其會而遂假之以許田也會猶未足繼而盟焉則愈固矣是舉也於以見鄭伯之巧於要魯也於以見

魯桓之急於倚鄭也於以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於以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於以見弑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為利也於以見世衰道微雖罪大惡極之人而往往得以自安於其位而無復懼也

秋大水

或問洪範庶徵春秋災異一也此年大水說者以為桓弑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

陰逆與怨氣并之所致豈非有合於洪範庶徵之意乎
曰此漢儒之説也抑吾之所以論洪範者不然洪範之
為疇也九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
極八者之疇條分品列而必以皇極居乎其中者何也
蓋皇極之道立則五行順五事正八政舉五紀協三德
全卜筮得庶徵從五福應皇極之道不立則五行戾五
事乖八政虧五紀失三德失其宜卜筮失其理庶徵失
其時福極失其應蓋以一統八而八者之用實主乎一

也然則説洪範者亦論皇極之建不建爾皇極建則彛
倫叙而肅義哲謀聖有以名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
建則彛倫斁而狂僭豫急蒙有以名雨暘寒燠風之恒
天人之交如響斯應幾微之際孰能識之如必曰某事
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而不通
矣春秋之際災異荐見此皆陰濁肆行陽明不用而天
人之間交相感應故人之所為顛倒悖繆有以感天道
之變天之所運乖戾舛誤有以極人道之災而山崩川

竭日食地震之異水旱蝗蟲之災無日不見此聖人所以傷之也夫豈指其一事而為一異之應哉故是年之大水以為陰逆與怨氣并之所致可也指其事以實之則拘矣故嘗謂推明五行之運行以關於五事之得失而明天人感應之理者洪範之說也因洪範之說而必欲推尋其所致之由者漢儒之說也歷紀一時之災異而不書其故以明天變之不可忽者春秋之所書也因春秋之所書而附會之以一時之事者何休諸儒之說

也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或問春秋弑君而書及者三其賢之乎罪之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其所以書及者正以其與君存亡者爾春秋之弑君者多矣由是而併殺其大夫者亦為不少而獨於孔父仇牧荀息得書此必與君存亡者也書弑其君而曰及不曰殺而蒙弑文非能與君存亡者何以加此蓋孔父未死則與夷不可得而徒弑也仇牧

未死則捷不可得而徒弑也荀息未死則卓不可得而徒弑也既弑其君而必及其所忌則孔父仇牧荀息之事亦可知矣據傳則孔父乃穆公之所屬殤公者也荀息乃獻公之所屬其子卓者也孔父荀息存則殤公子卓與之俱存孔父荀息亡則殤公子卓與之俱亡殤公子卓已弑而孔父荀息尚存則督里克不得而全矣仇牧之事雖不必如孔父荀息之受屬於先君然以傳攷之則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于門手劔而死之由此言

之則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生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矣是亦能與君存亡者也其賢之乎罪之乎學者觀之而自得之矣

滕子來朝

或問隱十一年滕嘗來朝矣書侯之爵至此未閱二歲而遂書子或以為時王所黜或以為在喪稱子然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是天王能執其柄矣春秋豈復作乎使其果在喪則終春秋之世滕皆書子此理之不通也胡

氏謂朝弑逆之人是以春秋貶之信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豈升降諸侯之爵次而亂其名實哉案春秋或稱侯或稱子或稱伯其稱不一惟滕薛杞耳三國皆小國也故杞稱公正也稱伯稱侯稱子皆降也滕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稱侯正也稱伯降也蓋春秋之時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小國之諸侯介於大國之間而無以自存迫於號召之令而不敢不從故自貶而稱子稱伯蓋懼以公侯之爵來則其貢禮必重故也有如

晉鄭爭承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正此意爾當時之小國既以此禮來當時之諸侯亦以此禮受當時之史官亦以此爵書之聖人何加損哉

會于稷成宋亂

或問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禮也而以成宋亂則目言之何也曰成之為言平也蓋督弒其君而逆子馮一國之人豈無有不順督之所為者乎四國會于稷以平之而公子馮始安於位督遂相宋公所謂平宋亂也案春秋

會未有言所為者惟此年成宋亂與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亦書曰宋災故乃特言其所為此聖人之深意不可不察也夫宋督方弒其君使四國明乎孔子沐浴請討之意則會于稷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平其國內之亂而已孰謂弒君之賊可以不討而反使其國人平之乎蔡般方弒其君使諸侯之大夫明乎邾定公斷獄之法則會于澶淵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宋災故而謀更其財而已孰謂弒君之賊可

以不討而反慮其失火之國于稷之會不書以成宋亂則疑於謀討亶淵之會不書宋災故則疑於謀討蔡是以聖人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先書以平宋亂則可以見四國不能討賊之罪矣繼書取郜大鼎于宋則可以見四國取賂之罪矣又書納于太廟則益可以見桓公同惡相濟誇大倨肆之意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或問鄧之會左氏以為始懼楚何也曰左氏以為楚卒

滅鄧入蔡而其後鄭卒為楚之服役故其說云爾然以經攷之則桓公以來楚之猾夏未見於經也況前乎是蔡實從宋伐鄭又從宋伐戴則蔡蓋宋之黨也今也宋鄭既合則其通於蔡理無可疑者然後此五年蔡衛陳之從王伐鄭則又託公義以釋私憾者也豈非鄭雖求平於三國而三國讎鄭之心至是猶未已邪然則以會鄧之書而究其終始則諸侯離合之不常亦可知矣

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或問公行或書至或不書至何也曰告至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史册之常也史之所有則書史之所闕則不書亦夫子修春秋之法也夫書至非聖人新意也攷之於書湯既勝夏而仲虺之誥必曰王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多方之命亦曰王來自奄蓋君出入重事也而可不誌乎春秋之書至蓋亦縁魯史之舊而著其反國之日月爾其不書者史闕之也不然魯君之出百七十有二自文以前公之出者八十而書至者十九自

文以後公之出者九十有二而書至者乃六十有四夫以行李之往來不甚相遠而書至之多寡其相去乃若是何邪然則亦因其世代有久近耳故君之行必告廟反必告至此禮也或謂書至之義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録其盟會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此則求之過矣若其去國踰時之久則因其書至而可以見學者比事觀之則知之矣未必聖人書至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

或問桓何以不書王曰闕文也何以知其為闕文也曰春秋無事必書首月首月必書王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十四年不書王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二年不書秋冬吾以是知桓之春秋於是多闕文矣孔子之前史有闕文孔子之後經有闕文孔子之作春秋也授諸弟子則其傳之也豈能無脫文哉或曰桓之無王非闕文也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

之喪事畢矣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亦非闕文也明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桓以弟弑兄以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有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四年之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七年之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可望者矣故特不書

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為此說者不亦可乎曰為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攷之則桓宣二公皆為簒弑之主亦皆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則聖人用法何乃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之諸侯以簒弑得國者又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若經實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若如是說則聖人書法頓自

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王則以為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則以為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辨而知其謬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或問胥命公羊以為近正穀梁以為近古荀卿亦曰春秋善胥命然則善之乎曰愈於盟可也謂之正則不可

然則其所以相命者何也曰當是時王澤浸微伯圖未起諸侯强力蓋未有以相伯也則云胥命而已齊衛二國皆大國也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而狄人廹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侯則齊衛之受命於周以為侯伯舊矣當時齊僖自以為小伯而衛亦有圍郕入鄭之威故於此以侯伯之職而相命焉向也石門之盟則齊鄭相結將以圖伯也繼而瓦屋之盟則齊於是始有胥諸侯之心然而未能胥也

令也晉命于蒲則又以侯伯之事相命亦將以圖伯也其後也又為惡曹之盟則又相結以為强也伯圖自是浸長矣然則二國之相命其五伯專權擅命之漸乎故曰愈於盟可也謂之正則不可

日有食之既

或問日食三十六而書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襄二十四年是也先儒於桓則曰楚滅穀鄧僭稱王之應於宣則曰楚圍宋伐鄭勝晉中國爭奪屈服强楚之應於襄

則曰楚滅舒鳩齊崔氏衛甯喜弒其君之應其説信乎曰日食者陽微之所致也春秋以來隂濁肆行陽明不競陽為君為父為夫為君子為中國隂為臣為子為婦為小人為夷狄故凡臣弒君子弒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勝君子夷狄陵中國此皆陽微之事也奚必曰指其事以為應哉日食雖有常度至於書既則變之尤大者也此豈非陽微之所致歟若何休之説則以為先事而食後事而應其説亦太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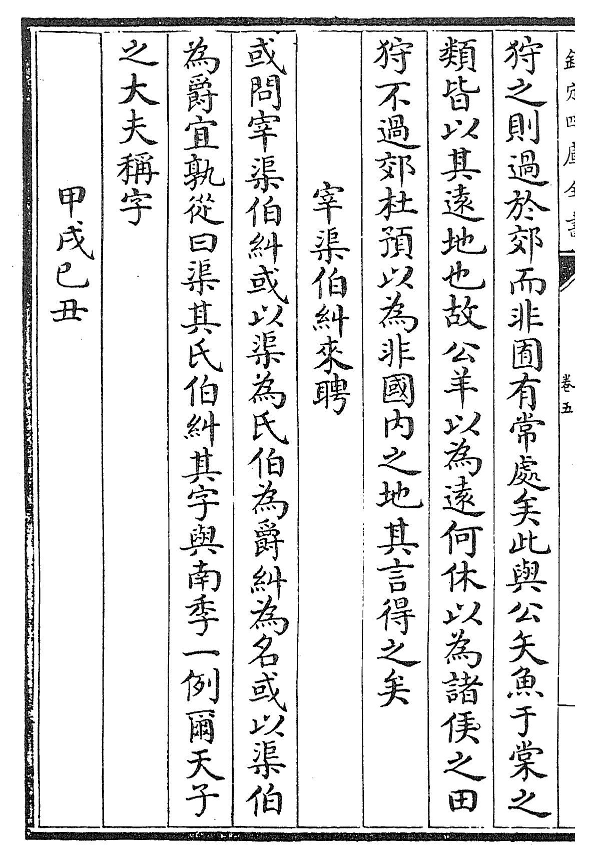
有年

或問春秋惟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而他公不書何也豈他公皆無如此之有年乎曰非也書有年則前此未嘗有年矣喜之是以書之春秋一螽一蝝一螟一無麥禾一無麥苗則書之重民事也則其書有年書大有年者亦重民事也或謂桓宣不宜有年其有年者異也春秋常事不書惟紀異則書之則其書有年大有年亦紀異也此此為求之過矣夫桓宣固不宜有年矣而聖

人豈樂天下之無年哉然以桓宣之春秋而特二年書有年則其他年之歉亦可知也天理不僭信哉

公狩于郎

或問周禮冬曰狩周之正月則夏之十一月也發微以為四時之田當用孟月正月而狩非時也然乎曰狩于郎亦言其非地爾古者蒐狩必於其封内之隙若秦之原圃鄭之具囿是也孟子曰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則是囿有常處當在郊關之内矣郎非國内之地而公



狩之則過於郊而非囿有常處矣此與公矢魚于棠之類皆以其遠地也故公羊以為遠何休以為諸侯之田狩不過郊杜預以為非國内之地其言得之矣

宰渠伯糾來聘

或問宰渠伯糾或以渠為氏伯為爵糾為名或以渠伯為爵宜孰從曰渠其氏伯糾其字與南季一例爾天子之大夫稱字

甲戌己丑

或問左氏以為再赴公穀以為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信乎曰否曰甲戌之下當别有字而簡編脱爾

齊侯鄭伯如紀

或問齊鄭如紀何也曰此著紀侯大去其國之由也齊鄭為黨舊矣至是挾鄭伯以如紀非以紀之强盛而禮之以免禍也又非申結前好以息民靖國也其積心措慮有自來矣恃力以乘人之危險以伺人之隙齊鄭之罪可勝誅哉至莊元年而遂遷其三邑三年而鄱入

于齊四年而紀侯大去其國矣是以春秋詳之紀蓋與魯為婚姻之國是以來告而史書之於策仲尼存而弗削而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去國之由皆可見矣

仍叔之子來聘

或問仍叔之子或以為未命未命則匹夫也匹夫不當將天子之命信乎曰此與武氏子一例爾既曰天王使之矣烏有非王官而使之者哉亦以著其世官而已矣然謂之子則必其童穉幼弱者也方周之衰小人得志

視朝廷官爵為巳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故雖童穉之子而且使之預國事矣書曰武氏子曰仍叔之子則當時大臣猶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以預國事亦可知矣彼其曰武氏子者父死而子世官之辭也此其曰仍叔之子者父在而子為官之辭也來聘非義也使仍叔之子非禮也

蔡衛陳從王伐鄭

或問從王伐鄭者獨三國何也曰此以誌周室復振之

機亦周室浸衰之候也自隱以來天子不能命諸侯久矣諸侯不能奉王命以討諸侯亦久矣鄭以王之懿親而近王者也非惟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廷而專盟擅伐取邑易田一無所顧王之伐之固其宜也使周王能號召諸侯聲罪致討當時之諸侯又皆聞命畢集僇力盡忠則鄭寤生雖詐猾其敢不畏服鄭服而周室中興矣今也王欲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三國豈誠尊王哉蔡衞陳之雠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衞四年宋衞陳蔡伐鄭

十年衛宋入鄭又與蔡入戴而鄭復伐三國之師而取之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衛之隙未解則陳蔡之黨未散而讎鄭之心未已也今天討有加於鄭而三國從之是亦托公義以濟其私怨爾三國非有誠於從王之心鄭莊亦有敢於敵王之意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周之威令於是益不行於天下矣天下事無復可為矣故夫東周之不競則鄭莊之為也

大雩

或問書雩之義曰春秋書大雩者二十而此其始也左氏以為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為求雨之祭過則書公羊曰旱祭也謂之旱祭則不拘於龍見之時矣要之龍見而雩自是常祀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雩乃旱祭也非失時之謂也書雩以見旱也周禮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是也公羊謂之記災信矣

然聖人不特為記災書也書之曰大則其為僣可知矣聖人於魯之僣禮皆不直書必因事而後見如書禘則因吉禘于莊而書如郊則因卜郊不從乃免牲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而書聖人之意微矣

螽

或問書螽之義曰春秋書螽者十一記災也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書雩書螽皆旱也

寔來

或問寔來之義曰説者以為州公為寰内諸侯而朝曹王臣無外交故書而寔來則以為闕文夫以寔來為闕文可也然州公如曹疑於魯無甚相干涉者如齊侯鄭伯如紀則紀實魯姻其後會于成紀又來朝最後盟于黄則皆為紀故春秋詳紀事故録之若州公如曹則外相如不書之例也其書必以接我而書之是以正月書寔來則寔即州公名也不書爵則知其為失地之君矣不書來朝則知其不復其國矣似乎其説稍通

## 大閲

或問書大閲之義曰經書大閲者一大蒐者三皆僭也胡氏曰大閲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閲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矣書大閲非禮矣

## 蔡人殺陳佗

或問公穀以陳佗為外淫而子不從何也曰據左氏陳侯鮑卒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佗為弑逆之賊也然經無明文公羊以為陳佗外淫穀梁亦以陳佗淫于蔡或者又以為陳佗陳人也而蔡人殺之則其必有罪而奔蔡者也愚以為果若是則春秋必不書之矣蓋春秋載他國之事非有關於大故者不書此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夏徵舒之義也然佗之弑逆春秋不書則史闕之耳案經諸侯雖簒弑苟踰年則皆以成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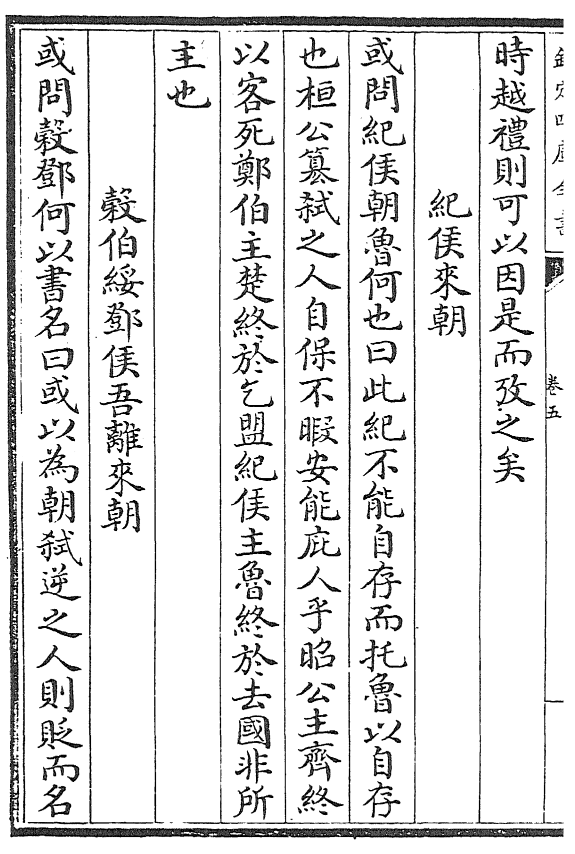
稱之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則稱君蔡般弒父者及其被殺則稱侯陳佗既踰年矣而不稱君何也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是時一國之人猶知其為弒逆也異邦之人猶知其為弒逆也故皆以討賊之辭名之若夫子之修經則錄其實而已矣

子同生

或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一年書子同生何也曰此説者所以求其説而不可得也或謂魯惠無適子隱

桓皆庶所以啓桓簒奪之禍今桓公實生適子以喜書也或謂莊文成襄皆適嗣也而獨書子同生者此聖人所以正周公之後而決後世之疑也或謂此蓋為莊公如齊納幣張本爾古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二十而娶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即位二十有二年始納幣二十四年始如齊逆女其年已踰三十七八年矣蓋文姜必欲娶於母家故踰時越禮一至於此其後冡嗣不立弑逆相繼魯幾不能自保所謂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者

也要之皆不然國之重器莫重於適嗣適嗣不正則禍亂生焉古者適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絶庶孽覬覦之心也此大事也經烏得而不書後世配適奪正之事所以紛紛而起者正緣名不正而適以名亂耳然則世子生而必書者正春秋意也然而君苟不以世子生之禮舉之則史亦莫得而書矣史莫得而書則聖人亦莫得而書矣故曰書子同生者以適子之禮舉之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於失




時越禮則可以因是而致之矣

紀侯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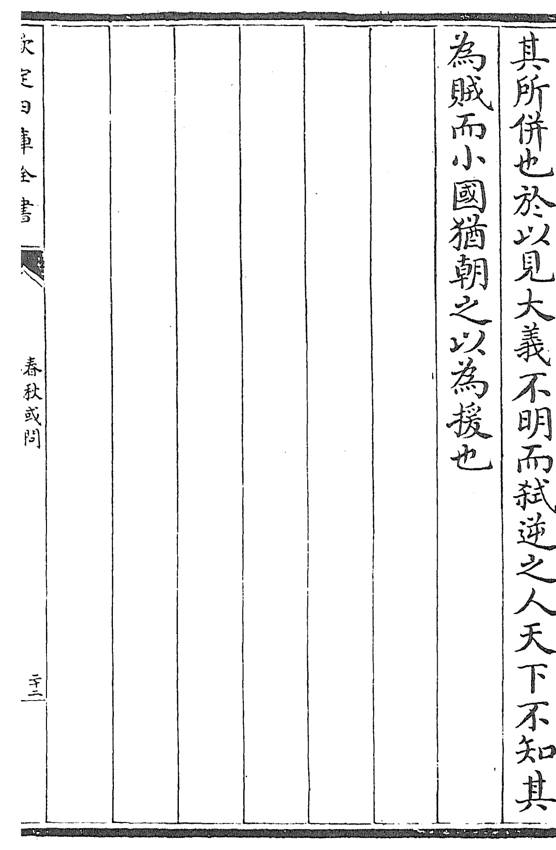
或問紀侯朝魯何也曰此紀不能自存而托魯以自存也桓公簒弒之人自保不暇安能庇人乎昭公主齊終以客死鄭伯主楚終於乞盟紀侯主魯終於去國非所主也

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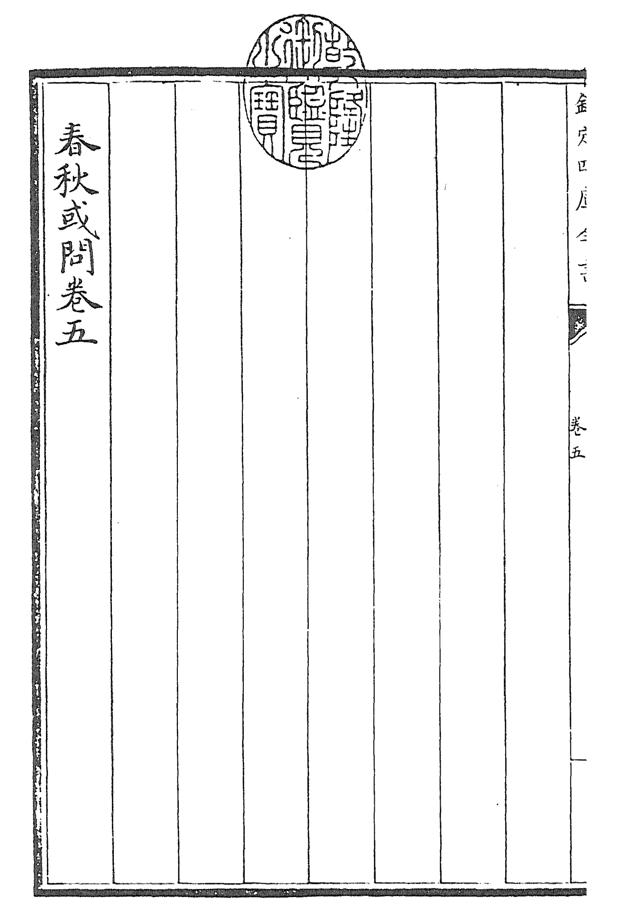
或問穀鄧何以書名曰或以為朝弒逆之人則貶而名

之或以為失地則名夫桓誠弑逆之人也然中國之諸侯既與之為會盟矣何責於穀鄧之小國乎若以失地則名不見其失地之由據左氏則楚卒滅鄧在莊之十六年則穀鄧之滅於楚當不在此時且既謂之來朝則非失地之君矣春秋夷狄之附庸皆書名蓋因夷狄附庸之例也曰穀伯鄧侯者中國之爵也名之者夷狄附庸之例也存中國之爵而以夷狄附庸之例名之則卑而遠故也以至卑至遠而來朝此罕見之事也是以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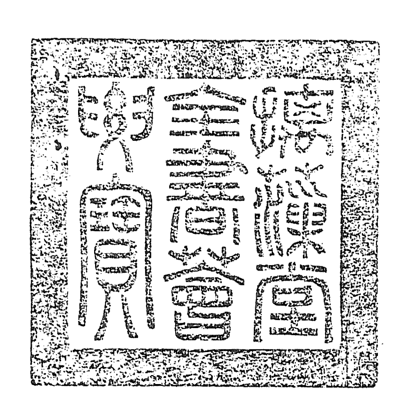
官書之曰其國君其來朝所以誌之而夫子亦因之爾然穀鄧自是不見於經則其失爵而入於夷狄為附庸亦可想見矣然則穀鄧至逺於魯何以來朝曰穀鄧逼楚之國意者楚日浸强將有吞併二國之心而二國之君以魯為東方之望國庶幾其能安我而來朝以求援耳而不知魯之不足恃也弑逆之人得免於討幸矣安能為人謀哉於以見中國之不振旅而小國不能以自存也於以見夷狄浸强而先王所封之爵至是而漸為



其所併也於以見大義不明而弒逆之人天下不知其為賊而小國猶朝之以為援也



春秋或問卷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俞[illegible]